

散文

# 丹霞山，“元”来如此

■董雪丹



丹霞山风光（资料照片）

一

“丹到了，见到霞没？”最初看到爸爸的短信，只当他是对我报平安短信的随意回复。还有些奇怪，短信里怎么还叫着我的小名？一转念，不由微笑，哦，这个老新闻工作者文字之中还有点儿机巧；我正行走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。爸爸这一个短信，立刻让身在其中的我，更是融入其中。因为共同拥有一个“丹”字，丹霞山在我眼中变得异常亲切起来。

只是，在丹霞山期间，雨忽来忽走，神出鬼没地相伴着，没有看到明媚的朝霞，也没有看到绚丽的晚霞。好在，这并不让我感觉遗憾：丹霞山，有太多太多比云霞更动人的美景；丹霞山的命名，本就与霞光无关。

丹霞山的由来，有许多民间传说。在这些版本不同的传说里，都离不开一个叫阿丹的小伙和一个叫阿霞的美女，不管怎样传说，自然离不开生生死死的爱情故事。有的故事让两个人历经磨难，但最终成就了他们的幸福；有的故事却让大火点燃了他们的爱情，也点燃了他们两个人，最终让他们化作赤壁丹山，站立成一种静默的、凄美的永恒。

看过专家的说法，不由感叹，原来如此：岩石经过风与水亿万年的缠绕与抚摸，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，这些岩石含有钙质、氢氧化铁和少量石膏，呈红色，这片方圆 290 多平方公里的红色山群“色如渥丹，灿若明霞”，故称丹霞山。

丹霞，这富含诗意与美感，很中国化的两个字，意味着红火、兴旺、吉祥；丹霞山，2010 年 8 月 1 日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，已不仅是中国的丹霞，更是世界的丹霞。

二

丹霞风景锦水牵。数不尽的峰峦，很刚、很硬、很热烈。望不断的锦江，很柔、很媚、很多情。锦江自北而南穿行于群峰之中，像是丹霞山腰间一条柔美的玉带，沿岸的景点分层静布，像是沿着玉带边

缘镶嵌的一颗又一颗美丽的珍珠。

坐上竹筏，穿行在丹山碧水间，看赤壁临江，翠竹夹岸，只觉神清气爽。静观山石倒映，林木婆娑，偶有几声鸟鸣，间或山鹰飞过，极静之中又生趣盎然。

江水，不仅增添了山峦的倒影，更给群峰在坚硬中增添了几分妩媚。青碧的水，映着红彤彤的丹霞山。山上的岩石大都由红色砂岩组成，泥土也被叫做丹泥。

丹泥，我自作多情地想，这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泥土，不能不带上一把。

回到河南后，丹泥便放进我办公室的一个花盆，融进了周口的泥土。随即种上了几根小草，这种小草在丹霞山随处可见，我之所以特别注意它，因为它也生长在河南的田间地头、山野路边。我的办公室里一直养着这种生命力极强，掐上一根一种就活的草儿：鸭跖草，又叫兰花草、竹叶菜，不管有多少个诗意或俗气的名字，其实就是那种最最寻常的小草。

从丹霞山回来已有月余，草儿已在“丹泥黄土”中生根，草儿的顶端也发出了新芽。

有位朋友向我索要这盆小草，我没答应。朋友很奇怪，平日，我办公室里的花草，喜欢了，也就拿走了。

给朋友讲起那个被雨水浸润的行程，讲起丹泥的来历，直到朋友十分善解人意地说：哦，原来如此！这可是宝贝！

三

丹霞山景点很多，大小小几万个，有石峰、石堡、石柱、石墙等地质景观，还有睡美人、群象出山、僧帽峰、茶壶峰、一帆风顺等几十处天下奇景。因为时间有限，去的地方，自然也有限。因为下着雨，到了观景台上，导游指着远方说这峰那峰，我也只看到一片云海茫茫。加上我是一个对方位和地名很不敏感的人，真正留在记忆里的，也很有限。

有限的，却是深刻的。记得雨中游览老峰时，我想去别传寺看看。导游说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要去锦石岩寺，这两个地方，只能选一个了。别传寺住的是和尚，锦石岩寺是尼姑的修身之所。毕竟是集体行动，

不想让别人为难，便走向锦石岩寺。通往寺院的路上，印象最深的，是竹。雨中的竹叶，青翠欲滴。一竿又一竿，葱郁、挺秀，摇曳在风雨中，蔚然成林。我叫不出竹子的名字，只知有的纤细柔弱，有的粗壮如树。

有几处，竹子从山壁上俯下身来，横在路上方，竹下走过，甚是清凉。

竹子的心是空的，此时，我的心也是空的。

想来，北宋的法云居士在九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也应该是个雨天。这里的风，这里的雨涤净了法云世间的烦恼，让心变得空灵起来，有了“半生奔波如梦幻，今日方觉此清虚”的大悟，便在此开山建庵。这里的锦石，见证法云的前生来世。

仔细看去，在山上浓密的绿色之中，有一道道的红色，那是水的路径。在此，不由想起那句“竹密不妨流水过”。

一条细细的水流随着进寺的小路弯转，水中的石块，在绿色植物的映衬下，红得很是鲜亮，称之锦石，真是贴切。

水的清冽深深地诱惑着我，不由停下脚步，洗把脸，喝口水，清凉便在肌肤和肺腑间氤氲四散。

路边的小草无拘无束地对我招摇，只是，在这里，有着山泉和雨水的滋养，草儿长得更粗放、更自然、更生动，也更有灵性。

我拨开草叶，抓上一把红色的泥土。雨中，慢慢地向前走，前方，就是“悬挂”于临江峭壁之上的锦石岩寺。一侧依岩洞修建而成的一排房舍，像是从山崖上长出来的。这座面积 2000 多平方米的石窟寺，是丹霞山最为古老的佛教寺庙。

站在寺院的回廊上，往上看，是赤壁丹崖，往下看，是丹崖赤壁。身边，一块大石上是弘一法师手书的“佛”字。

我的镜头对准绝壁上的一挂飞瀑时，一枝长得高高大大的红色月季闯入画面，月季竟与瀑布等高，这景象，倒也别致。

凭栏远眺，远山隐隐，近水悠悠，隐隐体会到“到此生隐心”的意净心空。

四

“情里是她，梦里是她，阴元石阴元石传佳话。”这句歌词，是看《天地丹霞》文化主题演出中记下的。

凡去过丹霞山的人，都会被阳元石、阴元石所震撼。

被称为“天下第一奇石”的阳元石，像极了暴怒的男根，以 28.5 米的高度，7 米的直径，高高耸立在阳元山上。30 万年过去了，依然雄健、挺拔，充满阳刚之气，依然是“孤留一柱撑天地”。

天地之间，“无一物无阴阳”，造物主不忍让阳元石形单影只，用博大的悲悯为之匹配了阴元石。

阴元石与阳元石隔山隔江相望，直线距离不到 5 公里，隐藏在幽谷深处，石高 10.3 米，宽 4.8 米，四周树树茂密，藤蔓丛生。去看这隐密、阴柔的“私处”，要泛舟涉水，走进浓荫密林之中，穿过长长的林间小道。面对逼

真的阴元石，我相信，不管是谁，都有满心的虔诚，不敢有丝毫亵渎，这是“母亲石”，是“生命之源”啊。

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刚与柔，阴与阳，就这样相伴在丹霞山。

他们肯定是心心相印的，彼此在守候，彼此在期待。等过了前生，还有今世，过了今世，还有来生。有期待的人生，才充满希望吧。沧海桑田，海枯石烂，永远的永远，都有一份守候。

那轮穿越亘古的月儿，见证了他们的亘古不变。

大自然还给了他们一份最最温馨 的见证：一个高约 5 米，宽 3 米的“龔”字镶嵌在长老峰东侧巨大的红砂岩大崖壁上，看似人工雕琢，实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我愿意相信，这个字是为阳元石和阴元石而生。

五

“阳元石”“阴元石”，为什么中间都有个元？我没有查到有关这个命名的资料。

查了一下“元”的词义，与“阳元石”“阴元石”联系起来看，“大”“元气”“为首”“开端”“原来”“根源”这些义项都可以意会，还有一个义项：“道家学派用以指万物之本。”

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，他的故里鹿邑县属河南周口市。我来自周口，来自道祖老子故里，自然愿意用道家的思想来理解这个“元”字。

这样想时，情不自禁地看了看那盆“丹泥黄土”中长出 的小草。

“元”作为道家名词来讲时，为万物之本、万化之祖。《道德经》里说：“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”“玄牝”就是母性生殖器，象征着深远难知的“道”的伟大生殖力。像女人生孩子一样，道生万物。“天地根”，应该就是“万物之本”。

“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是曰复命。”事物斑驳纷纭，但还是要回复到万事万物的根本，这就是静，就是回复到一种生命的自然和本性。

在生命的历程中，许多人都有这样的追问：我是谁？我从哪儿来？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到哪儿去？

面对阴元石时，突然有一种很直观的理解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自我，都是在父亲的引领下，从母亲的生命之门而来，每个人最应该做的，就是做好自己，沿着生命的通道好好走下去，直到静静地复归于自然。

顶天立地的阳元石，会渴望阴元石的包容；不管多么顶天立地的男人，都会渴望母性的温存，渴望母亲子宫的重新包容，那是重生，是新生啊。

“万物有成理而不说”，也许，一说就错。

我想，有一天，我会再去丹霞山，不再探究什么“元”来如此，只会惊叹原来如此！

## 难忘“75·8”那一天一夜

■何建华

公元 1975 年 8 月 8 日，我的家乡——西华县最西端的窑庄村（当时称大队），遭遇了一场千年少见的特大水患，房无一间，禾无一棵，凄惨一片，波及西华西部数十个村庄及邻边县的部分乡村。自此，“75·8”成了远近闻名的灾难代名词。

清晨，村里宁静如常，田野的庄稼绿油油，齐刷刷。母亲照例做好了一锅饭，锅底、锅箅、锅边清一色的红薯和它的变种。这时，架在村中大树上的广播喇叭响起，是公社（后称乡又改为镇）副书记侯大莲的声音：乡亲们，接上级通知，沙河上游下了特大暴雨，要做好防汛和抗洪准备。

同样的内容，重播无数遍，村民反映平平。

中午前后，天气由阴转晴，广播喇叭又响起了侯书记的声音：乡亲们，沙河水位涨得很快，可能要往北岸漫堤或决堤，要做好人员和物资转移准备。

喇叭声越来越急促，越来越频繁。父亲慢腾腾地抽着自制的旱烟，自信地说：“人老几辈子，大水漫过东麦场的石碾，咱家也不会进一点水。”镇定而自若。

下午半晌，喇叭里侯大莲的声音开始声嘶力竭了。有时像吼，有时如吵架。她不断地讲：上游几座水库溃坝了，沙河往北已决堤，乡亲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，可就地搭架子，摆木筏，再不转移就来不及了，我的广播很快就听不到了。

又是广播无数遍，突然，关机。

这时，我家院子已聚集了五个家庭的成员和救命的粮食、衣物。父亲指挥着大伙，趁着院内两排大榆树，搭起了离地面 5 尺多高的大架子，底部放粮食，上部放衣物，坐人。与此同时，大木筏也已绑好。除留守者外，其他人躲到了南马沟堤上去。

夜幕降临，汹涌的洪水冲出沙河北堤，再往北漫过颍河、南马沟，全村一百多户人家的泥土房屋，随着一个接一个嘎吱声瘫入水中。天亮一看，我家的救命架子底部离水不足一尺。

那一夜，我和二弟建庄撑着木筏来往转移人，差点没成水鬼，好在自幼在南马沟玩水，不怕水，只是累极、饿极。天黑，顶水，树枝乱挂，行筏如玩命。最险的那一趟，筏上坐着二大娘，另有一只老绵羊、半缸面，啥时候想起都后怕。

水后第四天，解放军的大帆船把全村多村民一次性运到地势较高的盆李、岗张村，我带队。接下来吃救济，生产自救，重建家园，均为后话。

今年“七一”前夕，一次聚会碰到了满头银发的侯大莲，其发型酷似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，声音依旧，谈笑风生。当问到“75·8”那次广播时，她突然掀起老花镜，绷紧脸反问：“你咋知道？”我答：“我那时就是个小村官了。”她哦了一声，拿掉眼镜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她告诉我：当时她正怀着女儿，大月份，其他干部都上了第一线，丈夫刘殿视在部队当军医。停下最后一遍广播，自身转移相当艰险……话至此，她戛然而止，声音有些哽咽。

不用她再说什么，我也能想像出之后发生了什么。我也是眼圈一红，泪流满面……

散文

## 见，或者不见

■韩友兴

每天早晨早早走进公司，总是被一抹抹常青树吸引。

清凉的早晨，这里的夏色显得格外寂静，是否有欣赏者，是否有驻足的过客，已变得无足轻重。它静静地守在那里，寂然绽放，让我想起时下网络传得火热的一段小诗。

你见，或者不见\我就在那里\不悲不喜……无论外界怎样瞬息万变，他们依然安静地绽放。固守着心中那一抹最原始的绿色，似乎坚

守着一种若有若无的信仰。我以为如此弱小的枝丫，如此贫瘠的土地，如此清凉的早晨是不是适合春光的烂漫和夏日的涌动。而自然界的精灵，却又如此地在这样一个迷失自我的季节，一次又一次给我心灵上带来震撼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。

如此的震撼，我看到的不是浓浓夏色，而是青春、坚守、信仰的所在。青春是用意志的血滴和拼搏的汗水酿成的琼浆——历久弥香。青春是不

灭的希望和不灭的向往编织成的彩虹——绚丽辉煌。青春是永恒的执著和顽强的韧劲筑起的一道铜墙铁壁——固若金汤。在这段昏暗、迷茫、彷徨的日子里，看到青春的影子我不禁感叹，年轻是青春的资本，而我抓住青春的尾巴奋力前行。

然而，人生每前进一步，身后所走的路就会消失一步，当我怀着回味的目光找寻曾经的朝夕时，却怅然发现，原来走过的路，犹如沙漠中

覆盖了的脚印，了无痕迹。心中蓦然涌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哀。再看那一株株载着绿叶，刚毅、坚守的常青树时，刹那间发现，他那样静静地站着，不喜不悲。

原来在迎来一个清晨、送走一片黄昏的今天，坚守的，也不过是内心的一片宁静。守住这片不为别人理解的宁静，亦是守住了自己的整个世界。人生也唯有如此，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与境界吧！所以，见，或者不见，我都肩负着青春，坚守着这份宁静。走在这繁华似锦的花丛中，追逐着瑰丽的梦想之花，还有那份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旷达与闲逸。